

頤亭林尺牘

文明書局印行

顧亭林尺牘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顧亭林尺牘目錄

與友人論門人書

與友人辭往教書

與友人辭祝書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與公肅甥書二首

與潘次耕書

答徐甥公肅書

與史館諸君書

規友人納妾書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答湯荆峴書

與李中孚書

與王山史書

與施愚山書

答汪茗文書

與戴楓仲書

與李星來書

答李紫瀾書

答曾庭聞書

復陳鵠公書

復張又南書

與三姪書

與楊雪臣書

與戴耘野

與潘次耕

答毛錦銜

與毛錦銜

與李霖瞻書

與王虹友書

答次耕書

與次耕書

與葉訥菴書

答子德書二首

與李中孚書

與李湘北書

與周摛書書

與友人書二十五首

顧亭林尺牘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為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至公卿。下者亦為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為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為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為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從業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為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轂率。若徇眾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

各以其時若為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於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餐飧一切自給在我無忤於彼為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為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鋪啜也豈君子之所為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為硜硜踴躍之人矣

與友人辭祝書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辰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簫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况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為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蔬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即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憫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失其性也用是直摠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為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為之。而況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比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畛等官糶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籌之。

與公肅甥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嶠。皆得雨。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為大同之續。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為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閹為火者。以充僮豎。至割死一人。豈非自決。

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為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說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韞匱而已。

又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為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即報為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即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

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為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稿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廷登張華東為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與潘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為邪說。展讀來札。為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為令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嵯峨。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為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既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鄭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宏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儆。六逆彌臻。以今所睹。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

徒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郅之謨。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為千秋金鏡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戎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于是強者鹿鉞。弱者維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而張旂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濯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嘆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議。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與史館諸君書

視草北門。紉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一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常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當日聞關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為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宏才。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

筆也。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憑陳良懇冀採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即千載之風教矣。

規友人納妾書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夫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斷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挽之診脉。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眾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為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夫亡。究同於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為戒。而况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數者。即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為規。未知其有當否。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厨俊之後塵。步揚班之逸躡。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頽。江湖沸滑。酸棗之陳詞慷慨。尚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

最傷南入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為之敘殷勤陳夙昔班荆鄭國之野賞酒黃公之壚而況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為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臯比難辭後學使雞黍茂具乾餼以愆既乖良友之情彌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關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為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廈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弔覓菟見彈求鷄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缺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議況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為終是狗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為吾甥地也

答湯荆峴書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歲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為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

所不同者大抵為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潁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潁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即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諭以實錄為正耳自萬厯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違事實錄王在清流摘鏡王僚菴野鈔同時尚論錄二書懋書蔣德鈔本則如酌中志劉慟餘雜記史之類皆不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

與李中孚書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已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為朱子祠堂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即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項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

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為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
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
耳。

與王山史書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
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通流堂下。前為石坊。列植松柏。內
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即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
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為措辦可也。

與施愚山書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
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
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
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為然乎。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訓和。而音學五書之
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為詩家不朽之書。則末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
詩經并廣韻奉送。有使人可往取之。

答汪茗文書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為之。而未就矣。况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苟方欲討論。而多厯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數版。竊意出處升沈。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為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為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為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與戴楓仲書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為善後之計。昔傳說之告高宗曰。惟予戾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為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

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為吾友願之也

與李星來書

今春薦剋幾徧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為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為守敵難徧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答李紫瀾書

常數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四方之人或以為迂或以為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為上官逼迫昇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為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為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城郭溝池以為固甲兵以為防米粟芻茭以為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顏劉阮之

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真之所託跡者。無不為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為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乎。

答曾庭聞書

南徐一別三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為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驥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况硜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勤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即有敬叔之車。而季孟之流。不問杏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啟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錄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復陳謫公書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並讀井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形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隤。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改效百泉二曲。為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為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